



沙白在书房 陈建华摄

忘老,走进期颐仍从容

从2019年岁末起,沙白先生有了一个新家——南通市妇幼保健院的病房。住院时,他患有前列腺癌,经过院方精心治疗,症状居然基本消失,沙白老再次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沙白老一直都是个奇迹的创造者,他有一颗强大的心脏。年轻的时候,曾两次患肺病,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,他居然康复了。进入老年以后,他两次中风,也康复了。就是在这个病房里,他两次感染新冠,一度发出了病危通知,但是他再次打败了病魔。每当康复后,他就顽强地开始读书、写诗。他一直认为能为读者写诗,是他的神圣工作,他来自长寿之乡如皋白蒲,坚信写诗是他长寿的价值。就让我们来欣赏沙白先生在病房里写的两首诗吧:

其一:聊以卒岁·2020年1月在病房与郁金香、红月季同度新春——

清晨/下弦月的银钩,在窗口一闪/报道;岁云暮矣/除旧布新,将从它的沉默开始/我以95岁的陈年浊醪/斟满郁金香的空杯/与俏丽的红月季同饮,共度新春/红月季大声笑言/新年里,它以每月一次的火红/征服病室白色的忧愁。

我及时读到了这首诗,不由得感叹:这是95周岁的诗人写的诗吗?如此透彻人生,意绪满满;如此精神洋溢、洒脱旷达;如此热血奔涌、气宇飞扬;如此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!诗好,好诗!情好,好情!乐观,观达!语好,好语!

其二:四月——

柳絮有心/时而身前时而身后,总是不离不弃/而近处的小池塘/蛙声三两,终不成腔调/不知是蛙声寻柳絮开心,还是柳絮钟情于蛙鸣/抑或是它们合谋,戏弄我的白发/在这个四月,困顿无奈的午后。(2021·12·17发表于“冯站长之家”(读诗版))

这就是热爱生活与生命的人瑞沙白先生啊!他忘老,不知老之已至,他心中的诗歌持续张扬着生命的从容。其实,我们在感叹沙白先生以95岁高龄,在病房里还能写出这么好的诗的时候,我作为追随沙白老五十余载的弟子,还要含泪说出两件事,再次表达对这位世纪诗人的崇敬与感叹。第一件事,就在他2019年岁末住进医院前不久,与其相濡以沫70余载的老伴顾婉芬,已在五月份离世了,这对他打击太大了,紧接着他自己又罹患前列腺癌,不得已住进医院。但是,沙白老深知必须坚强地走下去,只有这样才能更长久地让老伴活在心里;第二件事,在他住进医院两年多后,他挚爱的长子、子承父业,同样杰出的诗人李曙白,于2022年7月26日突然去世。家人怕他受不了打击,都瞒着他。但是,他与李曙白是有手机联系的,长时间没有消息,他知道大事不好,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因

此倒下去。经受住了老年丧子的考验,沙白老还在硬朗地活着,坚定而从容地走进了期颐之年。我不止一次地含着泪仰天长叹:沙白的诗是个奇迹,沙白的人更是个奇迹!

初心,沙白之师卞之琳

南通中学是沙白的母校,也是他诗歌生涯正式开始的地方。启蒙他的第一部诗集是著名诗人卞之琳的《鱼目集》,他发表的第一首诗《躁局的叹息》就写作于此。

1941年沙白考入南通中学就读高中,在向往进步、爱好文艺的同学们中,流传着三本诗集,即卞之琳的《鱼目集》、臧克家的《烙印》和艾青的《大堰河》。沙白和同学们都喜欢读卞之琳的诗,特别是《鱼目集》中的《断章》和写于日本的《尺八》。有些同学一边阅读,一边纷纷模仿卞之琳的诗进行创作,发表在当时由我党地下工作者主持的南通《江日报》文艺副刊的子栏目“诗歌线上”。沙白回忆说:“我之与新诗结缘,便源于《鱼目集》,我也曾写过一首《尺八·仿卞之琳》。因诗中反目倾向过于显露,未敢拿出发表,只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。”毫无疑问,沙白是卞之琳的私淑弟子。

虽然沙白在高二时就认定卞之琳是他的诗歌导师,但与卞之琳初见,却是22年后的1964年了。沙白记得很清楚:“一天夜晚,我与亿明珠(沙白诗友)去南京大学宿舍,拜访诗人赵瑞麟教授(赵瑞麟教授译著有《红与黑》、论文集《诗歌与浪漫主义》;其夫人杨苡译著有《呼啸山庄》等)。赵家座上恰有一客,灰白头发,清癯面容,瘦削身材,经介绍,始知即卞之琳先生。当我提及我读的第一本诗集是他的《鱼目集》时,他谦逊地说:‘那只是过时的小摆设了。’沙白与卞之琳的第二次晤面,间隔了10年。沙白回忆说:‘在1979年1月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,又一次见到卞先生。此时的他,头发已经全白,身体瘦弱,略显老态。他的话似乎也像他的诗‘喜爱淘洗,喜爱提炼,期待结晶,期待升华’。”又过了5年,沙白与卞之琳先生有了第三次相见的机缘,“1984年12月,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,他(卞之琳)特意到江苏代表团所住房间,来看望‘老乡’。此时却见他虽瘦削如故,却精神矍铄,神采奕奕,似乎比1979年轻了。”沙白继续回忆:“我的第一本诗集《杏花春雨江南》出版后(指沙白‘文革’后的第一本诗集),曾寄去一册请他指点。他回赠了一本由香港三联出的《雕虫纪历》,我把他的诗重读了一遍,曾写下一首《重读〈雕虫纪历〉》:‘一支尺八,响起,在一座沦陷的小城。我开始在你的圆盒中,架设我的梦境。没有搭成一道虹桥,通向别人的心灵。我仍然只是个,在桥上看风景的人。’沙白在这首诗中,不但又一次写

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《尺八》,还巧妙地写到了《断章》。由此,我们也明显感受到卞之琳的思绪与诗风,对沙白诗歌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熏陶。

2000年12月2日上午,卞之琳先生突然去世,沙白哀伤思念难已,写下了《为卞之琳送行》一文——“卞先生虽然一生只留下一百多首诗,但其中的《断章》《寂寞》《尺八》等,将流传下去。”沙白再次发出了铭刻于内心的声音:“卞之琳是我永远崇敬的诗人!”

心曲,独享寂寞诗有声

沙白是个安静的人、低调的人、谦恭的人。作为中国当代有深远影响的诗人,江苏省作家协会曾经两次安排他出国参加国际诗会,但他都婉言谢绝了。但是,沙白又是个有着国际视野的大诗人,他对欧美等国家的诗人及其作品非常熟悉,撰写过大量包括论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的文字。沙白有一首题为《给珠贝》诗,很能表达他的心迹:“不要求一缕非分的阳光,不希冀一滴额外的雨露。没有说一句浮华的话语,悄悄在水下孕育着珍珠。”这是沙白2002年,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诗集《独享寂寞》开篇第一首,而正是这部诗集,2004年9月16日获得了“首届艾青诗歌奖”,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享受到中国诗坛这一崇高的荣誉。

中国诗歌学会授予诗人沙白“中坤杯·首届艾青诗歌奖”的颁奖词如下:

“诗人沙白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登上诗坛,迄今已经历60多年漫长的岁月。他在耄耋之年出版的诗集《独享寂寞》,是他近20年的佳作集萃。其中全部诗篇都是抒情短章,简洁而凝练、朴素而意蕴深长。黄山云霞、长安秋兴、古镇细雨、村野炊烟、斗室听雪、参拜佛门、夏夜之梦、古寺听禅、黄河古道、江南新茶、墓园神思、水乡寄远,故交回忆,独坐黄昏,都是一种人生境界,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他说:‘在欺世与趋时之外,寻找一条崎岖小道。’超离于世事繁华和名利纷争,自愿与孤独寂寞相伴相随,这是一种人格操守,也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审美理想。沙白又说:‘儿时被芦苇割破手指/母亲为我卷一枝苇笛/老来细看自己的掌中/仍是那支喑哑的苇笛/虽然喑哑,依然珍惜/有母亲的爱,自己的血。’

可见儒家入世的严肃和道家出世的飘逸,以相融互补的哲学理念,滋养

了他的文化性格。因此,独享寂寞,不只是一种生存形态,而且是一种美学形态,不仅是一种人生信仰,而且是一种文化归依,以宗教般的恬淡和虔诚,供奉于神祇般的人格圣洁。为着他诗歌语言的老到圆融,为着他崇高而淡雅的情思,浇灌一片诗的绿荫,评委会决定授予沙白‘中坤杯·首届艾青诗歌奖’。”

当年的颁奖典礼,沙白没能亲自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,而是由他的次子沙白代领,并代为致答谢辞。答谢辞如下:

“年届八十,已到‘转瞬即是夜晚’的年龄。从中学时代发表第一首诗算起,已经六十一年。这部诗集,是地道的‘过时风景’。这些写于八九十年代的诗,以及附录中1949年前的作品,遵循的仍是‘源于生活,有感而发’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,着力于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。与时下诗风比较,显得陈旧。这次参与评奖的目的,也在尝试一下,这类风格的作品,在当前是否仍有一定生命力,是否仍可得到一些人的认可。尝试的结果便是:仍可在诸多诗家面前,‘敬陪末座’,即在当前不断发展、流派纷呈、多姿多彩的诗坛,仍需此类风格‘聊备一格’。”

新诗远不及古典诗歌成熟。她的进一步发展,需要各种风格流派的兼收并蓄,相互竞争,相互学习,相互渗透、相互宽容。对于我自己,则如诗集代序中所说,‘在欺世与趋时之外,寻找一条崎岖小道。即从自身的生活体验出发,既不用谁也看不懂的东西去欺世,也不趋时去迎合潮流追求轰动效应。’以此自勉。”

这无疑是沙白的诗歌宣言,当然也是他的人生宣言。沙白虽然平生内敛寡言,但是,他并不隐讳自己的宣言。也许,他是一个最相信作品面对这个世界的诗人了。在诗集《独享寂寞》获得“首届艾青诗歌奖”的第二年,即2005年11月15日,江苏省作协与南通市文联、市作协,在南通文峰饭店隆重举行了《沙白文集》四卷本首发式暨沙白诗歌研讨会。时任省作协主席王臻中领衔共10人出席。第二天,即11月16日下午,又在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,举行了盛大的沙白诗歌朗诵会。但沙白在出席了15日上午的首发式后就退席了,下午的研讨会他没参加,第二天下午的“沙白诗歌朗诵会”也没参加。也许,沙白先生的心曲就是:独享寂寞诗远播。

不要求一缕非分的阳光,不希冀一滴额外的雨露。没有说一句浮华的话语,悄悄在水下孕育着珍珠。——《给珠贝》

沙到白时是纯色

□王子和

当代著名诗人、乡贤沙白生于1925年中秋之夜,今天是他的百岁华诞。沙白先生1943年开始诗歌创作,1958年起任上海《萌芽》诗歌编辑,1960年代任南通市文联副主席,1980年起,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他的诗集《独享寂寞》获“首届艾青诗歌奖”,诗歌《水乡行》《红叶》《秋》等入选各地大中小学教材,作品被收入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《中国四十年代诗选》《中华百年诗歌精华·典藏》等数十个选本,《沙白抒情短诗选》《八十初度》分获第一届(2000年)、第三届紫金山文学奖(2008年),部分作品译成英、法、俄等多国文字。让我们以诗歌与家乡人的名义,向可敬的百岁沙白先生致敬!

沙白作品集 汤济新摄

江海新韵



天涯共此时(同题)

照耀我圆月的脸庞
也引领我走向空无一物的辽阔

◎中秋夜,在江南

□周惠业

梦中人在抵达

一个北方女子的梦境

穿旗袍的女子撑着油纸伞

水草般湿润。

那些穿梭的乌篷船

那些被橹声打湿的舷歌

时光的回音触碰着

古运河边清晰的夹竹桃盛开。

青石板和默契挽着两岸的

小桥和细雨

——偶尔笛声响起

中秋的月,把安宁洒在波光粼

粼的心里

◎中秋

□蔡赞生

开门。给自己开门

让座,烧水。茶雾氤氲

愿意抽出书架翻阅的是师友

们写的集子

过滤那些长年备受困扰的小

事。

小心翼翼地走好回家的路。

回来也是抵达

捧着亲戚送来的蛋黄月饼

生命每一个时态

都指向粗陋饱满的小盒

桌下狼狈着成群觅食的蚂蚁

卑微,隐忍,神经质地逃窜

一如朋友圈里刷遍的别人的

精彩和幸运。

回复着友好的祝愿,以陌生的

语言。

月光无声地容纳着空落和错

过

当我平静地向你发出晚安

也是祈求。就像我们放过了

彼此的疲惫

和奔忙

◎一面镜子的静谧

□晨叶

月亮不需要盖子

在丰收季节

一只箩筐装下了万物

月城湖被月光分割

成为时间的碎片

转动起来,傍晚也不着家

描写了我的童年

月光与流水对照

朝着家的方向

赶夜路的不是同一个人

镜子再大

也盖不住异乡人的心事

我静下来与那么多

长不大的星星

在树枝上做同一个梦

◎秋,老家的一滴露水

□徐朋友

总是从八月的,第一滴露水

节气开始变凉

老家的谷子,该是黄了

桂花也该开了

我开始,给老家写信了。

不要有那么多,晦涩的

和抒情的句子,在异乡,我是

一件瓷器

我害怕破碎的声音,割断那条

熟悉的

秋草初黄的路。

我知道,我就是那个霓虹灯下

仰望星空的人

夜夜丰满,又夜夜虚无

◎中秋

□刘雪中

蝉飙起高音

喊回越来越高远的天空

和被掠去的太阳。

月光老成霜雪

那么轻描淡写地一点一画

有些叶子红了